

编者按

母亲，普通又伟大。她汇聚家的温暖，温柔岁月的时光；她陪伴我们成长，教会我们生活；她住在我们心中最柔软的地方，给了我们无比坚强的力量。在5月14日“母亲节”这个温馨的日子，我们刊发一组关于母亲的文章。透过这些温暖的作品，我们看到了一个个勤劳朴实的母亲形象。

母亲织就的那些粗缁大布，比不了尼龙涤卡，更比不了绫罗绸缎，却温暖了我的身心

粗缁大布

◇ 谭登坤

织布是白天的事。母亲从不在晚上织布，从不把油灯挂在织机上。是晚上看不见扳缁投梭吗？不，是怕织布机的声音太大，咣咣直响，把人的觉给搅了。母亲在晚上纺线。纺车的声音又长又远，像一支催眠曲，让人睡得安稳。

织布又是冬天的事。冬天长闲，对母亲来说，却又是忙碌的日子。

八月浆线。八月里，母亲忙里偷闲，在干干净净的院子里换上干净的夹衣，搬一个草墩子放在亮堂堂的太阳地儿里，再把线穗子一筐筐端出来，缠在线拐子上。一拐拐的线子被卸下来，像月亮的风圈儿。母亲缕成缕、堆成堆、挂起来，准备上浆。上浆用的麦子面早准备好了。又细又白的面，捏起一小撮来一捻，手指头上滑腻腻的。母亲试着量，抓了一小把，看着不行，又抓了两小把。麦子面太细了，它扬在空气里，如炕洞里冒出的白烟。现在，它被打成糊、熬成浆，喂给那些拐好的线子。浆好的线子被拧成一团团麻花，挂在晾衣绳上。这时候，缁就上场了。

九月上缁。母亲把浆好晾干的线子放在风车一样的轮子上，再一圈圈地络在络子上。一排络子站在墙边，像一长排悄无声息的猫。络子上的线子穿过一串玻璃溜子，被牵成长长的经线，继而挽结成一个八宝，像一个大

大的麻花。无数的线头伸出来，等待着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。这，其实是织就一匹粗布的起点。

九月里，选一个晴好的晌午，母亲把一张大缁搬到院子里，把浆好的线子放到一个大瓦盆里。风柔树静，阳光逼眼。缁子上的每一根竹篾都油光锃亮，如一只只篾子。母亲手上一支簪子似的竹签，竹签上有一个米粒大的小钩，恰好可以叨住一根线。母亲轻轻一挽，线就被从大缁的竹篾间送过去了。上了浆的线非常光滑，耐磨又耐冲，它们在一张大缁上密密地排开，排出整齐的仪仗。它们要被这张大缁带领着，登上织机，准备迎接一把鱼形的线梭。这些经线早就准备好了，它能经得起一把梭子无数次的穿越，经得起一张大缁无数次的冲击。

缁子上的竹篾又细又密。母亲静静地坐下，眯着眼睛，把一根根细如蛛丝的经线从大缁上缁过去。那比竹篾子还要密的大缁，每一道篾片里都要有一根经线。它必须把所有的经线都匀称地梳开来，梳成平展的布面。这真是一个细致活。母亲瞅了一晌，穿过缁子的经线还是一小幅。那一张大缁吊在织布机上，带领着经线上下交错，把每一梭纬线织进去。它每织进去一丝纬线，织布机上的白布就长出一丝丝来。

十月架机。十月里农事了了，那就把织布机装起来吧。母亲一件件比

量着，像搭积木一样，把一堆圆的、方的木头一一插起来，插成了一台巨大的机器。织机当户，如一座威风的楼阁，把堂屋全占满了，它要在整个寒月、冬月、腊月都待在这里。若是预备了太多的线子，若是大娘、婶子羡慕母亲的手艺，非要让她代织一两匹花布，那就连来年正月，它都要毫不退让地占据这块宝地了。过年，甚至在堂屋上供奉祭祖的时候，它都要被放在这里，因为家里找不到其他场地能放下这架威风气派的织布机了。

十月的阳光穿堂入户，照得这架木头机器闪闪发光。一切都准备好了。经线在织布机上伸展开来，紧绷绷的；纬线网成穗子，装进梭子。十月是织布的好时节。母亲从容地坐上高大的织布机，咔，咔，咔——大缁撞击纬线的声音响起来。不久，织布机上便拽出了成匹的白的、花的粗布。

过年的时候，我穿上了新缝的黑粗布棉袄；春天里，我换上了蓝粗布的夹衣；整个夏天和秋天，一双黑粗布布面的夹鞋穿在我的脚上，一件白粗布的褂子穿在我的身上或是搭在我的肩上，跟随我风吹日晒，经霜沐雨。在漫长的岁月里，母亲伴着北风织就的那些粗缁大布，陪我走过了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，它比不了尼龙涤卡，更比不了绫罗绸缎，却温暖了我的身心。

梦境中，我端起母亲斟满的那杯茅台酒，沉浸在无比幸福和甜蜜之中

母亲的茅台酒

◇ 阴元昆

母亲今年88岁了，除了脑萎缩造成的老年痴呆外，身体其他器官都没大毛病。我想找个保姆陪陪她，可她说什么也不同意。没有办法，我和弟弟只好轮流在家照顾她。

母亲上午精神好些，看上去和正常人差不多，但一到下午就犯糊涂。为了转移她的注意力，我就打开电视机，找些她熟悉的老电影给她看。母亲对着电影中的人物，一会儿招招手，一会儿鼓鼓掌，还总是迷糊：“不行，里边的人净说我！”我给她解释：“人家不是说的你！”临近傍晚的时候，母亲的精神接近崩溃，开始胡言乱语。我用回忆美好事情的办

分散她的注意力：“你是木材公司的业务科长。”她精神为之一振：“是啊。”

母亲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当过木材公司的业务科长，那是她一辈子最引以为傲的一段经历。当时实行计划经济，木材是紧缺物资。我们是平原地区，不生产木材，只能到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去调运。而在那个时候，要想搞到木材，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。

作为业务科长，不仅要懂得木材的种类、规格、价格等专业知识，还必须完成进货任务。母亲精神抖擞地出发了，不是直奔黑龙江，而是先来到东阿阿胶厂购买阿胶。

购买完阿胶，母亲还是没去黑龙江，而是买了张火车票，南下去了贵州，这里盛产天下闻名的茅台酒。当然，茅台酒也很不好买。贵州湿气重，当地人喜欢用聊城生产的阿胶滋补身体，母亲就用阿胶换取了茅台酒。

拿到茅台酒，母亲又马不停蹄地直奔我国木材的主要产地——大兴安岭。这里天气非常寒冷，人们喜欢喝酒。母亲跑遍大兴安岭各个林区，

用带来的茅台酒换取了木材。几番周折之后，母亲终于把木材运到了她所在木材公司的货场里。粗大的圆木堆得像小山一样高，基本保障了本地工农业生产和群众的生活需求。

记得有一天，在家属院破旧的平房里，我们一家人围坐在小饭桌旁准备吃饭。母亲拿出一个精致的圆瓷瓶，高兴地说：“这次我南下贵州，自己花5元钱多买了一瓶茅台酒，咱们尝尝。”那时，我才十几岁，在上中学。我端起酒杯慢慢品了品，如琼浆、似玉液，醇厚绵长，回味无穷，那种美妙程度实在无法用语言来形容。

我参加工作以后，曾经和家人、朋友喝过几次茅台酒。这个时候的茅台酒，价格已经飙升到了上千元、几千元一瓶，然而喝在嘴里，只感觉到一股子辣味，怎么也品不出当年那瓶茅台酒的味道。

半个世纪过去了，母亲那瓶纯正茅台酒的味道，已经浸透在我童年的记忆里。现在看来，以物易物让人很不理解，但是在当时物资匮乏的条件下，这种做法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。

梦境中，我又回到了当年，端起母亲给我斟满的那杯茅台酒，沉浸在无比幸福和甜蜜之中。

未来的日子，我会好好地爱这个世界，好好地生活，这也是妈妈所期望的

想妈妈

◇ 张晓燕

母亲节又到了。看着朋友圈里满屏的祝福和礼物，我的心里只有无尽的悲伤。没有母亲的母亲节，我已经过了6年。

那一年的大年初四，我正吃着晚饭，突然接到小侄的电话，他的声音里带着慌乱：“姑姑，快拿着奶奶的衣服到医院。奶奶病了，可能是高血压……”我顿时懵了，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。

我匆匆跑到医院，看到哥哥、嫂子们正推着妈妈从CT室里出来。妈妈身体僵直地躺在病床上，一动不动，微微睁着的双眼空洞无神，羽绒服衣领上还带着呕吐的痕迹。

从记事开始，我眼中的妈妈始终是健康而忙碌的。她这一生都是在照顾别人——照顾父母，照顾丈夫，照顾儿女，照顾儿女的儿女。当她被疾病打倒，不得不被别人照顾时，可想而知内心是怎样的绝望和无助。在乡下大嫂家休养期间，妈妈经常因为自己拖累了儿女而默默流泪。她以极大的毅力，在大嫂的帮助下做康复训练，每天都做到大汗淋漓为止。

经过不懈努力，妈妈终于能独自走路了，也能把胳膊抬到胸前了，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

那几年，妈妈几乎每年都会犯病，一次比一次严重，以至于只要一听到手机铃响，我就血压升高、心跳加速。我知道，那一天终将到来，那是我无法面对却又必须面对的现实。

在妈妈和病魔顽强抗争了几年之后，那一天还是到来了。当听到这个消息时，我全身瘫软，一个声音从胸腔里钻了出来，如此尖锐。我从来不知道我还能发出那样的声音，那是人世间最绝望的哀号。

妈妈去世后，我不敢想她，但她的音容笑貌却时不时在我眼前闪现；我的脑子里只要浮现出“妈妈”这两个字，泪水便会模糊了双眼；我不敢看书中或影视剧中有老人去世的场面，那会让我号啕痛哭；有时走在路上，看到一个相似的身影或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，我会瞬间流泪。

老舍说过，失去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，虽然还有色有香，却失去了根。是的，自从妈妈去世后，我即便有些小小的成绩、小小的欢乐，也不能和她分享，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？

妈妈离世后的这几年来，有不少人以为我会崩溃，会痛不欲生，会像祥林嫂似的逢人就诉说，毕竟我是妈妈最疼爱的女儿，是她永远的牵挂。其实，只有经历过大悲大痛的人才知道，真正的痛是说不出的。

这几年，我将很多话压在心里，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。今天写出来，也算是一种释怀。未来的日子，我会好好地爱这个世界，好好地生活，这也是妈妈所期望的。

